

七圣钥

系列

食王星期三

[澳] 加思·尼克斯 著 / 小龙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7 王 又 系列

[澳] 加思·尼克斯 著 / 小龙 译

SHIWANG XINGQI SAN

食王星期三

桂图登字:20-2012-034

Drowned Wednesday
Author: Garth Nix
Copyright © 2005 by Garth Nix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JIELI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食王星期三 / (澳) 尼克斯著; 小龙译. —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2.7
(7 王圣钥系列)
书名原文: Drowned Wednesday
ISBN 978-7-5448-2505-4

I. ①食… II. ①尼… ②小…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3217 号

责任编辑: 周 锦 张苗苗 美术编辑: 李 睿 版权联络: 吕越平
责任校对: 张弘弛 责任监印: 陈嘉智 媒介主理: 石 璐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bj@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45千字
版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8 000册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目录

序章 金翅鲨鱼捎来的命令	001
第一章 病房变大海	007
第二章 巨浪中的“钢床”号	014
第三章 海上绝境	020
第四章 救命!“蛀虫”号!	026
第五章 问卡塔皮罗船长要搭乘令	033
第六章 逃向凄凉岛	041
第七章 穿越海上传送门	047
第八章 被巫术医生看穿	055
第九章 价值连城的疾病宝藏	060
第十章 比蒙巨怪的故事	067
第十一章 镜子里的寻人魔法	074
第十二章 与崛起之鼠的交易	081
第十三章 成为鲨鱼的包裹	088
第十四章 和利维亚桑海怪共进午餐	095
第十五章 登上“拉图斯·奈维斯四世”	103

第十六章	秘密基地在星期三肚子里	110
第十七章	从怀表里钻出来的巫师	116
第十八章	虚无之毒	124
第十九章	镜子里的袭击	132
第二十章	苏西不是苏西	140
第二十一章	制作有魔力的老鼠伪装	146
第二十二章	鸚鵡头拐杖的尖叫救了大家	153
第二十三章	游向无形之墙	160
第二十四章	老鼠亚瑟与耗子苏西	168
第二十五章	鱼儿追随者	174
第二十六章	抱着鱼缸出逃	180
第二十七章	不死海盗	186
第二十八章	迈向死亡的小世界	192
第二十九章	穿过镜子逃生通道	199
第三十章	回归虚无	205
第三十一章	重回星期三	212
第三十二章	归来的“亚瑟”	217



序章 金翅鲨鱼捎来的命令

作为一艘绿色船帆日夜闪耀的三桅横帆船，“飞天螳螂”号可谓十分幸运。它航行于圣院的边境海上，而这意味着它能任意穿行于次等国度那数以百万计的世界，能任意航行在任何世界的大洋、大海、湖泊、河流和其他可供行船的、流淌着液体的区域里。

在这次航程中，“飞天螳螂”号正在边境海的蔚蓝海面上乘风破浪，一路驶向星期三港口。它的船舱里装满了从圣院之外购得的各式货物，还有在边境海那儿攫取一切的海水中打捞出来的各类疾病。它的货舱里塞满了许多值钱的东西：茶叶、葡萄酒、咖啡和香料，这些都是圣院居民们喜欢的消遣品。但真正的宝藏锁在保险库中：有咳嗽和流鼻涕，还有丑陋的皮疹和奇怪的结巴——这些疾病全部都被存放在药片、鼻烟或者鲸须护身符里面。

因为载着如此值钱的货物，船员们神经紧张，瞭望手也焦虑地瞪大了眼睛。数千年前星期三女士发生了一次不幸的转变，并导致从前的海岸线被洪水淹没，从此之后，边境海便不再安宁。星期三的正午和黄昏从那时起便杳无音讯，一同消失的还有原本负责巡视边境海的许多星期三仆从。

如今这片海域充斥着无证打捞船和商船，其中一些还很乐意偶尔做点儿海盗生意。更糟的是，边境海也有全职海盗。他们本是人类，却不知用什么法子穿过了风暴界线，从地球上的海洋来到了边境海。

虽仍是肉身（这点跟圣院居民不同），但他们设法学到了圣院的一些魔法，甚至愚蠢地涉足于虚无的运用。这让他们更加危险。若是在数量方面占优势，人类的残忍和不计后果滥用虚无魔法的胆量，往往可以帮助他们击败相对谨慎的圣院居民。

“飞天螳螂”号在三根桅杆的顶端各设有一座瞭望台，另外船首舱上有一座，后甲板上还有好几座。它们的任务是提防海盗、坏天气以及最可怕的溺亡星期三，又称食王星期三——也就是从前的星期三女士的现身。

如今行驶在边境海上的大部分船只都缺乏优秀的瞭望手和合格的水手。在那场大洪水卷走了海岸边属于星期三的十分之九的码头、仓库、物资清点处和办公室之后，高处的那些房屋很快被改造成了船只。船上的船员都是从前的码头搬运工、文员、理货工、柜员、记录员、清洁工和经理。尽管他们拥有几千年的工作经验，但这些圣院居民作为水手还是差强人意。

但“飞天螳螂”号上的船员可不一样。它曾是星期三最初的四十九艘船之一，是根据缔造者本人的设计建造而成。这艘船上都是以航海为业的圣院居民，他们早已习惯在边境海与其他海域上航行。而船长不是别人，正是赫拉克利乌斯·涌浪，圣院内编号为15287。

所以当后桅杆上的瞭望手高呼“有个大东西……呃……不那么大的东西……正从水下接近左舷”时，作为久经训练的专业人士，船长和船员们立刻做出了反应。

“全体人员！”值班的大副吼道，“击鼓备战！”^①

瞭望手和甲板上的水手们将他的命令传达下去，几秒钟之后，一阵尖锐的鼓声传来：那是船上的打杂小子丢下了擦鞋工具和船长的靴子，拿起了鼓棒。

水手们从甲板下方蜂拥而出。有些人跳到帆索旁，爬向高处，准备操纵船帆；有些人站在军械库旁，准备拿取他们的十字弓和弯刀；另一些人则跑去给大炮装填弹药和移动炮位。现如今，“飞天螳螂”号上能用的加农炮只有平时的一半，也就是只有八门。这是因为在圣院很难弄到大炮和火药，而且它们中总是包含有危险的虚无微粒。十四个月前星期二大人倒

^① 击鼓备战的作用是向全体船员发出信号，其内容包括搬走无关设备以清空火炮甲板，并将火炮填塞火药和炮弹。早期海军在黎明前经常击鼓备战，因为太阳升起后很可能发现敌影。（本文注释若未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了台，火药便更加紧缺。有人说火药已经停产，也有人说那位神秘的亚瑟大人——下圣院和极远之地的主人——正在囤积火药，准备开战。

涌浪船长爬上后甲板的时候，正好听到加农炮在主甲板上咕噜咕噜的滚动声，还有大炮木轮子发出的抱怨的吱吱声。他的个子很高大（虽然此刻他的脚上只穿着袜子），总是穿着一身原本属于次等国度偏远角落的某个小世界的某个小国家的舰队司令的长外套。外套是青绿色的，腰部扣得很紧，肩部和领口装饰着数量众多的金色穗带。正因如此，涌浪船长身上的光辉比他这艘船的绿帆还要明亮。

“发生什么事了，小锡锅先生？”涌浪问他的大副。大副同样高大，只是在英俊程度上差了许多。小锡锅在一场与虚无有关的爆炸中失去了所有的头发和一只耳朵，光脑壳上自此布满了突起的伤疤。他有时会戴上一顶紫色的羊毛帽，但船员们一致认为，这样比不戴帽子还难看。

“水下一个神秘物体正在接近左舷，”小锡锅汇报道，他把单筒望远镜交给船长，“按照我的估计，它大约有四十英尺长，而且航速非常快，可能有每小时五十海里。”

“我明白了，”船长说着，把望远镜举到眼前，“我想应该是……没错，星期三女士派来了一位信使。让他们解除戒备吧，小锡锅先生，准备一场小聚会来欢迎这位贵客。噢，还有告诉艾伯特，把我的靴子拿过来。”

小锡锅先生大吼着发布命令。涌浪船长又把望远镜对准水中的那个身影。透过高倍镜片，他能清楚地看到一个暗金色、雪茄状的身形在水下朝船身急速接近。有那么一秒钟，他弄不清是什么驱使着它如此迅速地前进。紧接着，一对巨大的金黄色翅膀从它身后突然抬起，又用力向后甩去，它如同火箭般疾冲，掀起阵阵浪花。

“她就要上船了，”在船长身后的舵轮那里，有个船员对同伴咕哝道，“不信就看好吧。”

他说得没错。那只生物的翅膀划破海面，在空气中扇动着。那怪物屈身用力一跃，在海面上留下一团旋涡。它的身体顿时弹跳到比“飞天螳螂”号的主桅杆顶端还要高的高处。海水如雨点般洒落，它在船身上空绕行了几周，随即向后甲板缓缓下落。

乍看之下它像是一只金色有翼的鲨鱼，行动自如，还有一副可怕的大尖牙。但它在空中盘旋的时候，身躯逐渐缩小。它雪茄状的身躯鼓胀变

化，金色的光泽退去，换为一袭较为温暖的色调。它的躯体变得依稀像是人类，只是仍旧有着一对金色的翅膀。

接着，就在它那双翅膀停止拍打，双脚也终于踏上甲板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像是位异常美丽的女子，不过就连打杂小子也知道她其实是个位阶很高的圣院居民。她淡黄色的头发上罩着银丝发网，身穿一袭桃色丝绒女式骑装，上面镶嵌着红宝石的纽扣，脚上则踏着一双鲨鱼皮马靴，脚跟处装着镀金马刺。她手握用白化短吻鳄的尾巴做成的短马鞭，焦躁地拍打着大腿。

“涌浪船长。”

“星期三的拂晓阁下。”船长答道。他低下头，伸出一只只穿着长袜子的脚。艾伯特晚了那么一会儿，此刻，他在甲板上一路小跑，急忙忙地想要给船长伸出的那只脚套上他手里的靴子。

“现在不是时候！”小锡锅压低声音说着，捏着艾伯特的颈背把他拖走了。

船长和星期三的拂晓对男孩和大副的举动毫不在意。他们一起转向船舷的栏杆处，看着大海，继续交谈起来，几乎看也不看对方。

“我想你这趟航行迄今为止获利颇丰吧，船长？”

“确实不少，拂晓小姐。能否容我一问，您大驾光临只是碰巧路过吗？”

“你当然可以问了，船长。我奉我们女主人的直接命令，带来一封急件，我很乐意现在就交给你。”

拂晓把手伸进袖子里，袖管看起来特别紧，不像是能放下东西的样子，可她还是抽出一个又大又厚的浅黄色纸质信封，封口处粘着一块半英寸厚的蓝色封蜡。

涌浪船长缓缓接过信封，从容地撕开封蜡，摊开信封，开始阅读写在内侧的文字。船员们在他读信时纷纷保持安静，周围唯有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木板的嘎吱声、船帆飘动的短暂响声，还有吹过索具的微弱风声。

人人都知道这封信意味着什么。这是星期三的命令，意味着麻烦来临，更何况他们已经有好几千年没从星期三那里接到过直接命令了。这回他们几乎不可能返回星期三港，也没机会在贩售货物的那几天自由活动了。涌浪船长读完了信，摇了摇信封。仿佛从魔术师的大礼帽里飞出鸽子一样，从信封里掉出来另外两份公文。涌浪船长把它们捡了起来。

“星期三指示我们前往次等国度的一块内陆区域。”船长对星期三的拂晓说道，但语气似乎是在询问。

“我们的女主人会让边境海延展到那个区域，直到你那位乘客登船为止。”

“我们来回都得穿越风暴界线，”船长补充道，“还得带着一个凡人乘客。”

“必须如此，”拂晓承认道，她用马鞭拍了拍其中一份公文，“这是允许一名凡人越过界线的许可文书。”

“我们要像对待星期三的贵客一样对待这个凡人？”

“没错。”

“我需要这个人的名字，好登记在我的旅客名单上。”

“没这个必要，”拂晓厉声道，她直视船长的双眼，“他是秘密来宾。信里有外貌描述和具体位置，以及由我亲笔写下的特别航海指南。我建议你照上面说的去做。除非你打算违抗命令？如果那样的话，我可以安排一下，让你和星期三见个面。”

全体船员都屏住了呼吸。如果船长选择去面见星期三大人，他们也就必须跟着前去，而他们并未做好面对如此命运的准备。

涌浪船长犹豫了片刻。然后他缓缓地敬了个礼。

“我和以往一样，随时听候星期三差遣。祝您今天过得愉快，拂晓小姐。”

“也祝您愉快，船长。”拂晓的翅膀在身后鼓动，在后甲板周围卷起一阵微风，“祝好运。”

“我们确实需要好运。”操舵手对同伴低声说道，这时拂晓走到栏杆旁，飞跃而出，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最后落在好几百码之外的海上，身形也变回了那条金色有翼的鲨鱼。

“小锡锅先生！”船长大吼道，虽然大副离他只有几英尺远，“准备扬帆起航！”

他低头看着拂晓给他的那张极其复杂的航海指南，上面标出了几处边境海的陆标，又写下了将船驶向次等国度的指定地点和时间所需的预言和咒语。就和星期三的所有正规商船一样，这艘船的船长也是个擅使巫术的航海家。

“哦哦……贝塞斯达医院……206病房……晚上七点过两分。在星期

三，这是肯定的，”船长嘀咕了一句，又大声读了起来，“按照第四线路，将圣院时间链接至那个偏僻角落的日期和年代，还要同步地点……这城镇名字真够怪的……从没听过那么个国家……鬼知道那些凡人在这种怪名字上还能想出什么花样来……至于世界……”

他翻过那张纸。

“哼，我早该想到的！”

船长抬起头，目光扫过那些奔跑、攀爬、晃荡、正在扬起船帆或是拖曳缆绳的船员。所有船员也同时停下，看着他。

“航向地球！”涌浪船长吼道。



第一章 病房变大海

“几点了？”等护士推着他已经不需要的点滴瓶离开后，亚瑟问道。他的养母艾米丽挡住了挂钟。她原本说自己只是抽空过来一分钟，所以不用坐下，可她已经在这儿待了十五分钟了。亚瑟知道她是在担心自己，虽然他已经不用再输氧，腿部的疼痛也可以承受了。

“四点三十。离你上次问我才过了五分钟，”艾米丽回答，“你这么关心时间做什么？还有，你自己的手表出什么问题了？”

“我的手表在倒着走。”亚瑟很谨慎，没有回答艾米丽的另一个问题。他不能告诉她自己询问时间的真实理由。她不会，也不可能明白的。

如果他把圣院（那座占地巨大，同时又是宇宙中心的建筑物）的事告诉她，她一定会觉得他疯了。就算他带她去圣院那边，她也肯定看不见它。

亚瑟知道他返回圣院的时间只会早不会晚。因为今天早上，他在医院病床的枕头下面找到了一封邀请函，署名是星期三。上面写着“交通工具已安排妥当”。亚瑟不禁觉得“交通工具”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里蕴涵着险恶得多的用意。或许他会像囚犯一样被人带走。或者像邮报那样被运走……

他已经等了整整一天。他不敢相信直到星期三下午四点，还没有出现任何古怪生物或是发生任何离奇事件的迹象。在次等国度，星期三只能在

与她同名的那一天拥有统治权，所以无论她打算对他做些什么，都肯定会发生在午夜之前。现在，还剩下七个半小时……

每次，当门外走进一个护士或是前来探病的人时，亚瑟都会吓一大跳，他总以为那是星期三手下某个危险的仆人。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愈加紧张不安。

这种悬而未决的感觉比他骨折的腿还要让他难以忍受。他的骨头已经接好，腿上还裹着最新最尖端的石膏。石膏从膝盖一直延伸到脚踝，样子就像太空战士的铠甲。它极其结实，又极度轻巧，而且还附带有医生称之为“纳米级医疗增强剂”的东西——管它是什么呢。

不管那东西叫什么，总之它确实减轻了他大腿的肿胀。这种石膏非常先进，甚至能在他痊愈后自行脱落下来，粉碎成灰。

虽然一返回地球哮喘就复发，这让亚瑟非常恼火，但至少现在他的哮喘得到了控制。他曾以为第一圣钥的残余力量已经差不多治好了他的哮喘病。但普赖默斯夫人用第二圣钥移除了第一圣钥施加在他身上的全部效果，抹消了他笨拙地治疗自己断腿的那次尝试，也除去了圣钥对他哮喘症状的正面作用。可亚瑟不得不承认，有一条可以治好的断腿和他熟悉且有能力对付的哮喘病，总比没有哮喘，却拖着那么一条被魔法扭曲、连手术也无法治愈的腿要好。

我能活下来就够幸运的了，亚瑟心想。他想起前往星期二大人深坑矿井的那段路，不禁发起抖来。

“你在发抖，”艾米丽问，“你是冷？还是痛？”

“我没事，”亚瑟连忙回答，“我的腿有点痛，不过没事的，真的。爸还好吧？”

艾米丽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亚瑟明白，她是在评估他的身体状况，看他能不能承受坏消息。肯定是坏消息。亚瑟的确打败了星期二大人，但在那之前，星期二的手下已经给潘赫里贡家的财务状况添了不少乱……顺着也给世界经济带去了一些相对轻微的变化。

“鲍勃整个下午都在处理事情，”最后，艾米丽说，“我想他还有很多事要处理。目前看来，我们的房子可以保住，但我们还是得把它租出去，再搬到小些的房子里住上一年半载。鲍勃也得回去跟乐队巡回演出了。这只是很多事之中的一件。昨天有两家银行破产，我们存在里面的钱是取不出来了。受损失的人相当不少。”

“对街那些说要建商场的告示牌呢？”

“那个告示牌鲍勃也看到了，不过我昨晚回家的时候已经不见了。”艾米丽说，“这可真奇怪。我问了住在十号的哈斯科尔夫人，她说有几个花言巧语的房产代理人说服他们卖了房子。他们还签了合同什么的。不过幸好合同条款里有漏洞，那些家伙才没得逞。他们根本不想买房子。所以我猜不会有商场了，不管其他那些卖了房子的邻居改没改主意。因为，哈斯科尔家就在那个地段的正中央，他家不卖，而且我们肯定也不会卖。”

“米嘉丽的学业呢？大学的资金问题解决了么？”

“这件事有点复杂。貌似那所大学在一家银行存了很多钱，但现在银行破产，钱也化为乌有。不过政府有可能会插手，他们会保证任何一门课程都不会被取消。如果米嘉丽没法继续进修她的学位，她就只能去别的学校。不过有三家……不，有四家大学愿意接纳她。所以她不会有事的。”

“但她就得离开家了。”还有一句话亚瑟没有说出口，他想说“这都是我的错。我应该快点对付怪人们……”。

“噢，我不觉得她会太在乎这个。至于我们为此要付的钱，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你不用担心，亚瑟。你总是想要承担太多。可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只要想着怎么养好病就行了。你父亲和我会确保一切都——”

这时，艾米丽总是随身携带的医院专用寻呼机响了起来，打断了她的话。它响了好几声，然后屏幕上出现了一段话。艾米丽看着滚动的文字，皱起眉头。

“我得走了，亚瑟。”

“没事的，妈妈，你去吧。”亚瑟说。艾米丽总是不时要去处理重大医疗状况，对此，他早已习惯。她是全国最重要的医学研究人员之一。昏睡瘟疫的暴发和意外中止给她增添了许多额外的工作。

艾米丽匆匆亲了儿子脸颊一下，又用指节敲了敲床腿，表示“祝好运”。然后她就走了。

亚瑟思索着自己是否曾经应该告诉她——“昏睡瘟疫”来自星期一大人的使灵，而治愈瘟疫的“夜恻者”是他从圣院带回的魔法干预手段。可是，尽管带回了解药，他仍然觉得最初瘟疫的到来也是自己的责任。

他看了看手表。它还在倒着走。

一阵敲门声。亚瑟坐起身来，尽可能地做好准备。他把地图册放在了睡裤口袋里，又用好些根牙线拧成细绳，将船长送他的鲸须奖章挂在脖子

上。他的晨衣放在床边的椅子上，和他伪装成拖鞋的无形之靴放在一起。他能够认出这双靴子来，因为他拿起它们的时候手感麻麻的，还有点刺痛。

敲门声又响了一遍。亚瑟没有说话。他知道使灵——星期一那天追赶他的那些生物——只有经过许可才能踏入房门。所以为防万一，他一个字也不会说。

他就这么静静地躺在那儿，盯着房门。门缓缓地开了一条缝。亚瑟把手伸向床头柜，拿起午饭时省下的那一小包盐，准备撕开封口，撒向探头进来的使灵。

但进来的并不是那种长着狗脸、头戴圆礼帽的怪物，而是他在学校里交到的朋友叶子。她昨天才救了他一命，不过易形灵也弄伤了她。

“亚瑟？”

“叶子！进来吧！”

叶子把门在身后关上。她的打扮和平时差不多：靴子、牛仔裤，还有一件印着不知名乐队标志的T恤衫。但她的右臂从手肘到手腕都裹着白绷带。

“你的手臂怎么样了？”

“痛。不过不算太严重。医生弄不清我的伤口是什么造成的。我告诉他我没看清袭击我的那个人拿着什么。”

“我猜就算你告诉他真话，他也不会信的。”亚瑟想到了那只会变幻成各种形体的易形灵，还有它长长的、像剃刀一样锋利的触手状手臂。

“什么真话？”叶子问。她坐在探病者专用椅子上，专心致志地看着亚瑟，这让他很不好意思。“我想说的是，我只知道上个礼拜你被牵扯进一些跟那些狗脸人有关的奇怪事儿。而这个礼拜一切更加诡异。你突然在星期一出现在我家的起居室里，身旁还有个穿戴古老还……长着翅膀的女孩儿。你们跑上通向卧室的楼梯，一下子消失不见了。就在昨天，你又突然跑进我家院子，后面还跟着个怪物。它差点杀掉我，最后却被我爸的一块旧银牌给……给消灭掉。紧接着，你又不得不跑掉了。然后就是今天，我听说你因为腿部骨折住进了隔壁病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亚瑟张开嘴，然后又犹豫了起来。如果能把一切都告诉叶子，那他也可以松一口气。尽管别人看不到圣院居民的样子，但至少她能看到。或许就像她自己宣称的那样，她继承了曾曾祖母的灵视能力。但把一切都告诉

叶子或许也会把她拽入危险之中。

“好啦，亚瑟！我一定得知道，”叶子催促道，“万一有一只易形灵什么的回来杀我了怎么办？也有可能，别的什么东西，比如那些狗脸家伙还会回来。我身边还有爸爸的几块奖牌可以对付易形灵，可那些狗脸家伙要怎么办？”

“它们是使灵，”亚瑟缓缓地说，他拿起那个盐袋，“狗脸人的名字是‘使灵’。往它们身上撒盐就好。”

“真是不错的开始，”叶子说，“使灵。它们从哪儿来？它们有什么目的？”

“它们只是仆从，”亚瑟解释道，他说得越来越快，能说出真相让他十分宽慰，“它们是虚无的造物。你看到的那些是星期一大人的手下。他是……圣院的七位保管人之一——”

“停！”叶子插嘴道，“慢点儿说。从最开始讲起。”

亚瑟深吸一口气，肺部扩张到他能容忍的极限，然后他从头开始讲述。他把自己和星期一大人以及喷嚏鬼的相遇告诉了叶子。他说了星期一的正午手持火焰剑在学校图书馆里如何追逐他。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初次进入圣院，又如何遇见苏西·绿松石·天青和圣嘱第一部分，并集结三人之力击败星期一大人的。他说了自己如何带回夜恸者，治愈昏睡瘟疫，又是如何觉得自己能在长大之前不受打扰，却因为星期二大人的怪人们而希望落空。而那些怪人的到来也导致他回到圣院，前往矿坑底部，并最终打败了星期二大人。

叶子偶尔会问一两个问题，不过大部分时间里，她都静静地坐在那儿，努力理解亚瑟所说的每一件事。最后他把星期三女士的邀请卡拿给了她。她接过那张卡片，读了几遍。

“要是我也能像你这样到处冒险就好了。”叶子指着邀请卡上的文字，一行一行地看下去。

“感觉不像是冒险，”亚瑟说，“我大部分时间都害怕得要命，没法子真正享受什么乐趣或者刺激。你难道就不害怕易形灵吗？”

“当然怕，”叶子说着，看了眼缠着绷带的手臂，“但我们不是活下来了吗？这样就叫冒险。如果你挂掉，那就是悲剧了。”

“我想我还是暂时不要冒险的好，”亚瑟还以为有同样经历的叶子会认同他的话呢。这些事情当做故事讲述的时候确实很刺激，而且没那么可

怕。“我真的只想安静地待着！”

“可他们不会放过你的，对不对？”叶子举起星期三的邀请卡，轻轻丢给亚瑟。

“是啊，”亚瑟把卡片塞回口袋，附和着，语气中透着一股子听天由命的味道，“另外几个日子不会放过我的。”

“那你打算怎么对付他们？”叶子问。

“这话什么意思？”

“噢，既然他们不会放过你，那你还是先下手为强吧。你知道的，攻击是最好的防御。”

“我想……”亚瑟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该等着星期三来找我，而是应该现在就回圣院去？”

“是啊，为什么不呢？去跟你的朋友苏西和圣嘱碰头，然后就在星期三来对付你之前琢磨些应对方案。”

“真是个好主意，”亚瑟承认道，“只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回圣院去。我没法打开地图册，因为我用光了圣钥留给我的所有力量。而且你应该也看到了，我的腿骨折了。不过我想……”

“什么？”

“如果我的电话盒在这里，我就可以打电话给普赖默斯夫人。星期二的账款已经付清，电话线路多半已经恢复了。”

“那个电话盒在哪儿？它看起来是个什么样子？”

“在我家里，”亚瑟说，“我的卧室里。是个天鹅绒衬里的木头盒子，大概这么大。”他用手比画了一下。

“也许我可以帮你拿来，”叶子说，“如果他们允许我离开医院的话。现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儿。不是这儿隔离，就是那儿检疫……”

“也许吧，”亚瑟说，“也许我可以……什么味道？”

叶子嗅了嗅空气，四下张望。墙上的月历在她的注视下摆动起来。

“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空调打开了。我能感觉到风。”

亚瑟抬起双手，感受着房间里的空气。绝对有什么地方吹来一股冷风，还带着盐味，就好像他们俩正在海边，而面前海浪汹涌……

“闻起来有点潮。”叶子说。

亚瑟奋力坐起身，伸手拿过拖鞋和晨衣，匆忙穿戴起来。

“叶子！”他喊道，“快出去！这不是空调的风！”